

11
H 319.4:2712.44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 8 译本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MARK TWAIN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

[美] 马克·吐温 著

张友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美)马克·吐温著;张友松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苏福忠主编)

ISBN 7-02-003565-5

I. 马… II. ①马…②张… III. 英语-对照读物,
小说-汉、英 IV. H3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6954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责任校对:常虹

责任印制:张文芳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
Make Twen Duanpian Xiaoshuo Xuan
(美)马克·吐温 著
张友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0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565-5/1·2715

定价 10.00 元

前 言

这套丛书的名字比较长: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还应该长一点才更准确,比如叫做“名著名译英汉对照翻译教程读本”,因为这更接近我们费尽周折编出这套书的全部用意和目的。下面简单地说明一下。

名著。外国文学名著成千上万,按说选出十种八种,做成英汉对照读物,奉献给读者,不应该是难事。但凡事怕讲条件。英汉对照读物不宜太长,最好在七、八、九万字的篇幅;体裁要丰富,至少戏剧、长篇和短篇小说要照顾到;英语难易要兼顾,各个时期尽量不漏,写作风格多样化;译文优秀,确实可以作为翻译教程式的读本……这么多条件相加,名著挑选起来就有相当难度了。多亏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多年来出版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丰厚积累,虽然花费了不少力气,但结果相当令人满意。且看我们所选作品的书目:剧本《哈姆莱特》、《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和《理想丈夫》;长篇小说《名利场》和《简·爱》;中篇小说《伊坦·弗洛美》、《黑暗的心》和《啊,拓荒者!》;短篇小说《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和《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三个戏剧。流传下来的优秀戏剧作品是西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必须阅读优秀的戏剧作品。另外,戏剧是西方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小说形式没有出现之前,戏剧是文艺创作中最具包容量的形式。小说出现后,戏剧除了不断丰富自己,仍然保持着所有文艺创作形式所无法取代的优势,那就是舞台演出。小说可以朗

读,但是没法在舞台上演出。要想登台演出,还得改编成剧本。因此,戏剧仍然是阅读的主要对象。《哈姆莱特》不仅是莎士比亚的扛鼎之作,也是所有剧本中的公认代表之作,其深度、广度和厚度,只有亲自阅读才能领会。莎士比亚是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座山,后来者只有仰望的,没有叫板的,偏偏出了个萧伯纳要与他试比高低。萧发愤读书(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全部),勤奋写作(共写了五十余部),政治上创办费边社。莎士比亚有个名剧叫《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写古罗马人的人性和爱情。萧说,不,古人更喜欢政治,不信你看我写的《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后者也成了名剧,还拍成了电影,成为电影经典。才子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却说,爱情和政治都重要,唯美主义更重要,我来写一出唯美剧本《理想丈夫》让你们看看。于是,《理想丈夫》集爱情、政治讽刺与社会风俗于一本,上演时轰动一时,也成了名剧。

长篇。为了适合英汉对照,我们只能选长篇小说名著的完整章节。我们选了萨克雷《名利场》中的八九万字,首先是因为这部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次是因为这个译本已经成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范本。所选的几章当然是其中最精彩的,完全可以当做短篇小说看,却又大体上窥见了全书中的几个主人公。萨克雷生前十分走红,许多后起作家都对他十分仰慕,夏洛蒂·勃朗特就是他的追星族,醉心文学,终写出一部《简·爱》献给他,勃朗特也从此成名。

三个中篇。实际上,英语文学里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明确概念。三四万字的短篇仍视为短篇,五六万字的作品就可以算作小长篇了。这里所选的三个中篇分别在八、九、十万字,已经是名符其实的长篇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剥葱皮一样把殖民主义者的心

态一层层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影响之大,先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直接触动著名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写出了《荒原》,后又在八十年代造就了轰动全球的电影大片《现代启示录》。美国心理派女作家伊迪丝·华顿以特有的细腻和力量,在她的最负盛名的《伊坦·弗洛美》里,写出了当初美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的物质问题和道德问题。《啊,拓荒者!》,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名篇,把美国人务实而浪漫的民族性,写得令人心潮澎湃。

最后是两位在中国读者群里最有声望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选。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和欧·亨利的巧妙构思,使他们跻身于世界文坛。我们选收时尽量照顾他们的创作特色,例如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和《败坏哈德莱堡的人》,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最后的常春藤叶》、《警察与赞美诗》,等等。

名译。“名译”的基点是译作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已经得到读者和专家的认可。大部分名著出自名家之手,如朱生豪,吕叔湘,杨宪益,杨必,张友松,黄雨石,自然算得上“名译”了。不过,这套丛书还特别强调了解放以后文学翻译的历史与传统,变化与取向。解放前的文学翻译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虽然不乏优秀的翻译作品,但是自由发挥随意删改的译风也确实存在,甚至在一些翻译作品中相当厉害。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出版翻译作品方面扮演着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角色。经过几代外国文学编辑的努力,编辑,修订,因此留住了一批解放前的翻译作品,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吕叔湘的《伊坦·弗洛美》,徐霞村的《鲁滨孙飘流记》,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淘汰、修改和碰撞,翻译界渐渐产生共识,形成了一种认真、严谨、准确、精当的译文标准取向,与当代白话文更加接轨了。读者通过每一种书的千把字的“翻译谈”,完全可以

体会到这种变化和历史。

在这十种翻译作品里,《哈姆莱特》、《伊坦·弗洛美》、《名利场》可归为一类。它们更注重段落的信息,有时不惜打乱一点句序,力求更传神,更口语化,更接近白话文小说的味道与表达。译者能做到这点,靠的是雄厚的英文和汉文底子,尤其汉文。《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翻译,两种文字都照顾得很好;杨宪益、朱光潜、杨周翰、潘家洵,都算得上这种优秀的翻译的代表。《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的翻译,是一种更容易反应作者写作风格的译文。《简·爱》是目前英语作品之中汉译版本最多的。吴钩燮的译本是较早的,超过了过去的译本,后来的译本又无一可及,从此不难看出翻译不是谁都能做好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啊,拓荒者!》、《黑暗的心》和《理想丈夫》则代表了今后译文的走向。

英汉对照。译家和编辑有一句大白话:译文和原文对不上(或对得上)。这话往往代表一种翻译的优劣标准。这个系列的所有翻译都是“对得上的”,尽管程度上会出现差别。但是读者在对照英文和汉文的时候,一定要琢磨一下,消化一下,发现有“对不上的”也切不要立即下结论,最好回头看看书前的那篇千把字的“翻译谈”,然后再下结论。你这样做了,无论发现什么结果,都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飞跃,英文的和中文的。

读本。既然是读本,首先考虑的是为读者服务。无论英文中文,均有难易之分。按我们的设想,先读短篇,而后中篇,然后长篇,最后是戏剧。但是如果你只读英语,参考译文,那么先读戏剧里对话倒是一个提高英语理解的有效捷径。

另外,前边说过,我们的这套书应该叫做“翻译教程读本”才更尽其意。曾看过几本类似翻译教程的著作,我看都

是误人子弟。因为他们都竟敢告诉读者从句怎么译,复句怎么译,什么介词怎么译,什么主谓宾怎么译……天哪,真有敢说敢写的!但是,我们知道,许多优秀的译家都承认他们从优秀的译本中获益颇多,翻译的经验和感受很重要,例如,“关键是‘信’‘达’”,“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一仆二主”,“五点谈”,“首要原则是忠实,并力求神似”,“学会表达”,“拉住两个朋友的手”,等等,都在每一读本的前面作了具体而珍贵的详述。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翻译教程的话,这些类似“翻译谈”的东西才当之无愧。

最后是一点点礼物:每本书的封底给读者准备了一段精彩的英语,你读读看,译译看,找找译文对照看,看你会发现什么?

苏 福 忠

2001年8月1日

文学翻译应该是一种再创作

从一九五四年起,我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文学专业翻译,这种工作正合我的心愿。一开始社里就叫我译马克·吐温的小说。我过去从来没有译过这样难的作品,对这位作家也很生疏。但是我抱着边学边干的决心,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这副重担倒是对我大有好处,它使我在文学翻译生涯中有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以过去积累的一些初步的经验为基础,下定决心,要创造新的水平。

在实践中,我体会到要把优秀的文学作品译好,单凭我过去转译外国名著时那一点经验是远远不够的。马克·吐温是一位幽默大师,译他的作品很难传神。译者必须细心揣摩原作中描绘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及其言谈举止,把自己溶化在作品的境界里,下笔时就要力求使原著中的各种人物和自然景色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得到艺术的享受。

文学翻译应是一种再创作,比其他翻译难度较大。这种再创作说倒是容易,做起来却很不简单。文学翻译工作者也像作家一样,需要运用形象思维,不可把翻译工作当做单纯的文字转移工作。译者如果只有笔杆子的活动,而没有心灵的活动,不把思想感情调动起来,那就传达不出作者的风格和原著的神韵,会糟蹋名著,贻误读者。

作品的优劣主要取决于人物的刻画是否成功,凡是优秀的作家都有善于刻画人物的长处。译者的任务主要是使

原作中的各色人物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地活现在纸上。年龄、身份、习性和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等等各自不同的人物,各有其特点,他们的外貌、语言、举动和表情,在译文中都要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才算真正的忠于原著。光在字面上死抠是不行的。

我国翻译界的先驱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曾长期为翻译界所信奉,后来才逐渐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当时严复译书,总是先在屋里来回踱步,反复体会原著的本意,然后甩开原文,经过反复寻思才坐下来整段整段地写出流畅的译文,基本上符合信、达、雅的标准。虽然对照原文来看,他的译文总不免有疏漏和不甚恰当之处,但他这种意译法却是很不简单的,只有造诣深的译者才能采用。功夫不到的译者如果效仿他,那就很可能谬误百出,不成其为翻译了。林琴南不懂外文,靠别人给他口述原著的内容,他用文言译了许多西方文学名著,颇有成就,但也闹了一些笑话。“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开始流行,文言的翻译渐归淘汰,我国文学翻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在“五四”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翻译的水平是相当低的。许多青年译者往往不求甚解,草率从事,出了大量低劣的译品。别的国家的文学翻译工作也有一个类似的过程。比如我国过去有些根据日文译本转译的欧美名著,就译得不太像话。用东方语文译西方的作品,是相当费力的。

关于直译与意译的问题,曾经有过不少争论。其实二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如能把直译和意译溶合起来,倒是可以译出上等的成品。有些人过分强调直译,认为只有直译才能忠于原文,结果所谓直译实际上成了死译和硬译,谁也不爱看,也看不懂。有人曲解意译,认为要使译文通顺,就不能采取直译法,尽可以“灵活”一些,不要拘泥于原文,结果所谓意译就成了乱译。即使每个句子单独看来显得通

顺,连贯起来就有许多荒唐可笑的错误。曾经有过所谓“宁信而不顺”和“宁顺而不信”之争,其实两种主张都不是翻译的正道,谁也不要为自己的硬译和乱译辩解。中文和外国语文各有其语言特点,由于语法结构不同,译文必须灵活安排,既不可漏掉原文的词义,又不可译得生硬、死板,总要尽可能避免所谓“翻译体”的似通非通的毛病,力求使人读了像读创作的东西一样舒畅。原文中有时出现一些结构非常复杂的长句或是有奇趣的妙语,这就需要译者反复分析,细加品味,透彻地理解原意,经过消化,译成中文,尽量保存原文的神韵,切不可草率落笔。作家可以妙笔生花,翻译家也应该练出同样的本领,才能创造优异的成绩。总之,我认为直译和意译不能截然分开,二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至于文言词句,如果用得恰当,是可以为译文增色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应对祖国的古典名著有些修养,但切不可卖弄文言字句,或乱用成语,以致违反原意,弄巧成拙。

张友松

Contents

The Notorious Jumping Frog of Calaveras County	2
The Story of the Bad Little Boy	18
How I Edited an Agricultural Paper	28
My Watch	42
Mrs McWilliams and the Lightning	50
The £ 1,000,000 Bank-Note	70
The Man That Corrupted Hadleyburg	124

目 次

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	3
坏孩子的故事	19
我怎样编辑农业报	29
我的表	43
麦克威廉士太太和闪电	51
百万英镑的钞票	71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125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MARK TWAIN**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

The Notorious Jumping Frog of Calaveras County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est of a friend of mine, who wrote me from the East, I called on good-natured, garrulous old Simon Wheeler, and inquired after my friend's friend, Leonidas W. Smiley, as requested to do, and I hereunto append the result. I have a lurking suspicion that *Leonidas W. Smiley* is a myth; that my friend never knew such a personage; and that he only conjectured that if I asked old Wheeler about him, it would remind him of his infamous *Jim Smiley*, and he would go to work and bore me to death with some exasperating reminiscence of him as long and as tedious as it should be useless to me. If that was the design, it succeeded.

I found Simon Wheeler dozing comfortably by the bar-room stove of the dilapidated tavern in the decayed mining camp of Angel's, and I noticed that he was fat and bald-headed, and had an expression of winning gentleness and simplicity upon his tranquil countenance. He roused up, and gave me good day. I told him that a friend of mine had commissioned me to make some inquiries about a cherished companion of his boyhood named *Leonidas W. Smiley* — *Rev. Leonidas W. Smiley*, a young minister of the Gospel, who he had heard was at one time a resident of Angel's Camp. I added that if Mr. Wheeler could tell me anything about this Rev. Leonidas W. Smiley, I would feel under many obligations to him.

Simon Wheeler backed me into a corner and blockaded me

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

有一位朋友从东部给我写信,托我去拜访和蔼而多话的西蒙·惠勒老先生,探听我的朋友的朋友留尼达·斯迈利的消息。我遵照他的嘱咐去拜访,下面所写的故事就是这次拜访的结果。我内心至今有一个疑团,总觉得所谓留尼达·斯迈利是一位乌有先生;我的朋友根本不认识这么一个人物;大概是他猜想着我要是向惠勒老先生问起他,就会使他联想到他那位无聊的吉姆·斯迈利,于是他就会打开话匣子,搬出关于那个人的一些令人生气的回忆,说得又长又讨厌,对我也毫无益处,徒然把我烦得要命。如果我的朋友的诡计是这样,结果是很成功的。

我去拜访西蒙·惠勒的时候,发现他正在那业已衰落的安奇尔矿区市镇上一所快要坍塌的酒店里酒吧间的火炉旁边舒舒服服地打盹,我看出他是个肥胖和秃头的人,在他那安闲的面容上,露出一一种可亲的温和朴实的表情。他醒过来给我问好。我告诉他说,我有一位朋友托我来探访他少年时代的一个名叫留尼达·斯迈利的亲爱的伴侣——留尼达·斯迈利牧师,福音会的一个年轻的牧师,我的朋友听说他曾有一个时期住在安奇尔矿区市镇上。我还说惠勒先生如果能够告诉我一点关于这位留尼达·斯迈利牧师的消息,我是很感谢他的。

西蒙·惠勒把我让到一个角落里,用他的椅子把我拦

there with his chair, and then sat down and reeled off the monotonous narrative which follows this paragraph. He never smiled, he never frowned, he never changed his voice from the gentle-flowing key to which he tuned his initial sentence, he never betrayed the slightest suspicion of enthusiasm; but all through the interminable narrative there ran a vein of impressive earnestness and sincerity, which showed me plainly that, so far from his imagining that there was anything ridiculous or funny about his story, he regarded it as a really important matter, and admired its two heroes as men of transcendent genius in *finesse*. I let him go on in his own way, and never interrupted him once.

“Rev. Leonidas W. H’m, Reverend Le— well, there was a feller here once by the name of *Jim* Smiley, in the winter of ’49 — or maybe it was the spring of ’50 — I don’t recollect exactly, somehow, though what makes me think it was one or the other is because I remember the big flume warn’t finished when he first come to the camp; but anyway, he was the curiousest man about always betting on anything that turned up you ever see, if he could get anybody to bet on the other side; and if he couldn’t he’d change sides. Any way that suited the other man would suit *him* — any way just so’s he got a bet, *he* was satisfied. But still he was lucky, uncommon lucky; he most always come out winner. He was always ready and laying for a chance; there couldn’t be no solit’ry thing mentioned but that feller’d offer to bet on it, and take ary side you please, as I was just telling you. If there was a horse-race, you’d find him flush or you’d find him busted at the end of it; if there was a dogfight, he’d bet on it; if there was a cat-fight, he’d bet on it; if there was a chicken-fight, he’d bet on it; why, if there was two birds setting on a fence, he would bet you which one would fly

住，然后坐下来，喋喋不休地叙述这一段后面接着的那个单调的故事。他一直不笑一笑，一直不皱一皱眉头，一直不改变改变声音，始终保持着他开始说第一句话所用的那种细水长流似的音调，一直没有丝毫起劲的表现；可是在他叙述这个冗长的故事的时候，从头到尾，老有一股令人感动的认真和诚恳的情调，这使我分明地体会到他虽然决不认为他这个故事有什么可笑或好玩的地方，他可是把它当做一桩重要事情，并且还佩服那里面的两位主角，觉得他们是斗智的奇才。我让他随意地说下去，一次也没有打搅过他。

留尼达牧师，唔，留尼达牧师——唉，这儿从前有过一个家伙，叫做吉姆·斯迈利，那是在四九年冬天——也许是五〇年春天吧——不知怎么的，我记不清楚了，不过我之所以觉得反正总是那两个年头，是因为我记得他初到这市镇上来的时候，那道大放水槽还没有修成；可是不管怎样，你在这儿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他更奇怪的人，他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只要找得到一个对方下赌注，他就要和人家打赌；要是找不到，他就换到另外一边来也行。别人乐意怎么赌，他就怎么赌——只要他能和人家打成赌，他就心满意足。可是虽然这样，他还是运气好，简直好得不得了；差不多每一次他老是赌赢了。他老是一心一意找机会；不管一桩什么事情，只要有人提起，那家伙就要和人家打赌，随你挑选哪一边都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要是举行赛马，赛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大赢特赢或是赌得两手空空；要是有人斗狗，他也要赌；有人斗猫，他也要赌；有人斗鸡，他也要赌；唔，哪怕有两只鸟落在篱笆上，他也要和你赌一赌哪